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19 讲，书信体裁

© 2024 Dave Ma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

在讨论旧约中的预言类型时，我们看到学者们经常区分两个术语：前言和预言。这是您在解释学类型或圣经解释类型教科书中可以找到的通用语言，用于描述预言文学的作用。通常，学者们会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旧约预言主要是预告性的，或者无论你想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这一点。

也就是说，先知们主要关心的不仅仅是预测未来或未来将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进程，尽管他们这样做了，但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向读者当前的情况宣告一个信息。我们说，以色列，当以色列民族走向偶像崇拜并违背与上帝所立的圣约义务时，上帝会兴起一位先知来呼召他们重新忠于圣约，并警告他们不遵守圣约的后果。遵守圣约关系，甚至因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罪孽而对他们作出审判。但我们确实说过，先知确实参与了一些学生所谓的预言，即承诺或预见或预测未来。

我们说过，有时人们需要区分读者眼前的未来和更遥远的未来，后者是宇宙的总结和上帝对整个世界的终结的计划，通常是这样的。称为末世论，与上帝对末日的意图有关的事物。但我也建议我们需要注意对预言文本将如何应验的猜测，并注意我们发现预言文本应验的各种方式。有时我们会发现新约中的预言文本以相当直接的方式得到应验。

我们已经讨论过《马太福音》第2章中《弥迦书》第2章或《弥迦书》第5章的引述，其中弥迦关于一位王室人物将在伯利恒出生的预言似乎以相当直接的方式应验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时被称为类型学或类比类型的应验，其中旧约作者不一定预测遥远未来的某个事件，而是我们在旧约文本中发现一个人或一个事件或某物被重复的东西，作为一种预表或模式的东西，在神根据在基督里的应验来对待他的子民时，以更大的方式被拿起和重复。因此，我们深信，在旧约之下，那位在工作中实现他的应许并实现他目的的神，同样以类似但更伟大的方式再次在工作中，在新约救恩下实现他的应许，而新约救恩是在这个目的中开始的。耶稣基督的。

再说一次，有时你会发现一种非常简单的满足，有时你会发现更多类比或类型的满足。有时与此相关，有时你会发现新约文本对成就的描绘似乎更具精神性，而不是像旧约那样以直接的物理或字面方式描绘。例如，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我们在著名的使徒会议或耶路撒冷会议中发现了这些话，保罗和其他人正在辩论这个问题：外邦人需要什么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他们是否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这句话证明了将外邦人纳入神的子民中是合理的。

第16节和第17节有趣的是引自《旧约》阿摩司书第9章和第11节，这是对大卫王制复辟的期待或预言。现在请注意，使徒行传第15章引用了这句话。此

后，我将返回并重建大卫倒塌的帐篷，我将重建它的废墟，我将恢复它，以便余民可以寻求主和所有承受上帝的外邦人。主说，他做这些事并且为人所知。

有趣的是，作者似乎发现了阿摩司文本的应验，即预期大卫王朝的君主制和对列国的统治权的恢复，正如通过信仰耶稣基督、弥赛亚将外邦人纳入上帝的单一子民中已经应验的那样。。现在，未来是否有另一种更严格的物理实现是有可能的。但关键是，新约作者经常发现特别提到以色列民族的复兴和由国王统治的大卫君主制，发现这些预言经常在基督和他的子民教会的第一次降临中应验。

当你考虑如何在新约圣经中拾取旧约经文时要记住的应验的另一个特征是，有时你会发现一些经文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中都得到了应验。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某些预示未来应验的旧约经文会在与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相对应的两个阶段中得到应验。也就是说，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耶稣开启了这一切的实现，但在他第二次降临时，他完成了这一切。

这包含在新约对旧约应验的理解或新约对末世论的理解中。也就是说，《旧约》经常将其视为最终的高潮事件，结束当今时代并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新约》中的这一事件经常被视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应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开启它，第二部分对应于终结，即基督的第二次来临，这使它结束。

因此，有时你需要意识到，预言文本也会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中得到应验。关于预言文学在应验方面的最后一件事是，特别是当我们倾向于推测某件事将如何应验，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事件是否应验了旧约预言文本，以及我们离旧约预言文本有多近时。在这样的推测中，我发现注意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如何应验以及不同的人对此有何反应，特别是犹太领袖如何发现实际上拒绝了基督，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是有启发性的。他们也没有看到预言以他们所期望的方式应验。因此，就好像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我们发现预言以一种非常出乎意料的方式应验了，我想知道，在某些方面，这是否不能提供一个模型，或者至少不能提供上帝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事情的可能性未来他第二次降临时，因此使我们非常谨慎，避免猜测这将如何实现，以及具体在何时、何地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就像上帝实现他的应许和实现一样旧约预言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以一种非常出乎意料的方式为他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因为有些人有一些诡计，但仍然有一些秘密，或者仍然以一种非常出乎意料但仍然在明确应验的方式实现事情并与他所做的承诺和预言相一致。

当一个人从旧约转向新约时，要注意各种类型的应验。显然，我想人们可以添加另一种类型，即某些预言似乎只能在末世的圆满中找到实现。某些关于审判的预言以及审判中宇宙的解体以及一个全新的宇宙的创造，一个全新的宇宙，其中一些预言似乎只能在末世的圆满中找到它们的实现。

旧约文本中所发现的各种类型的应验。最后，关于预言文学和解释预言文本的最后一个原则是要认识到预言文本的主要功能和目的是鼓励和警告或鼓励和劝诫圣洁的生活。旧约预言文本的主要目的不是预测未来，正如我们所说，它们不仅仅是通过水晶球来了解未来。

相反，预言文本主要是为了鼓励那些正经历艰难上帝子民，或者警告那些受到诱惑而迷失的人，并鼓励和警告上帝的子民追求圣洁的生活。任何对预言文献的解释如果不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应该将预言文学主要视为上帝对他的子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服从他的持续鼓励和劝告。

所以我们只看了一些旧约文学类型，还有更多可以说的。我们不讲叙事，是因为简单讲了一些叙事批评下的叙事技巧和故事技巧。还有很多可以说的。

我们非常简短地讨论了诗歌和诗歌文学类型。我们研究了法律或法律、以色列的法律、法律文学以及构成旧约中大部分文学形式或流派的预言文学。但我现在想继续前进，考虑一下新约圣经和构成新约圣经文献的不同文学体裁，再次认识到，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我们不仅仅是在阅读一份从头到尾都是同质的整体文献，而是我们正在阅读一份文件，尽管它清楚地表明了文学形式和文学类型的多样性，但其内部存在着统一性。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上帝今天要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会采取什么文学媒介或文学形式，那么问这个问题会有多有趣。但在《旧约》中，上帝通过当时非常普遍和标准的文学形式和交流方式来启示自己。在《新约》中，我想要关注的是构成《旧约》的三种文学体裁，或者很抱歉，《新约》和这三种文学体裁都是叙事性的。

其中包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的文学形式是相同的。

有些人会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区分开来，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使徒行传，但我们会谈谈一般的叙述，以及阅读和解释新约叙述的一些额外因素，特别是根据福音书这是一种文学。然后，人们在新约中发现的第二种文学形式或文学体裁将是书信或书信，除了福音书和叙事文学之外，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构成了新约其余部分的大部分。以保罗书信或保罗书信的形式。

最后是《启示录》，《启示录》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因为它实际上是两种或三种文学类型的组合，并且引起或提出了许多问题，即这会产生什么区别以我们阅读的方式。但在继续讨论与旧约类似的另一件事之前，即使我们可能与其中一些文学形式（例如叙事或书信体文学信件）有类比，同时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应该阅读就像我们在一世纪阅读信件、叙述或故事一样。因此，有足够的相似之处，使我们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古代叙述和现代传记或古代书信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它的作用以及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与现代信件的比较。

因此，再次从福音书开始，我只想对解释福音书的其他评论做一些简短的评论。我们谈了一些叙事批评和文学批评下的叙事方法，比如观察人物塑造、情节和结构等，揭示文本中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文化参考。

所以我不会重复这些材料，但我想超越这一点，只看一些理解新约叙述，特别是福音书的附加特征。福音书的一大特点是，对福音书文学体裁的认定常常被与历史性相关的问题所包围。有时，福音书经常被归类为某种虚构的文学体裁，有时会对福音书的历史性产生影响和影响，而福音书作者主要对神学感兴趣。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关于神学历史脱节的问题。那么，将福音书归类为某种文学形式，尤其是虚构的文学形式，是否意味着福音书作者没有写可靠的历史，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写历史？因此，有时福音书类型的识别与福音书的历史性问题联系在一起。让我对福音书和新约叙事文学发表一些评论。

首先，在我看来，我认为最常见的福音书最常见的认同之一是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我认为有几位学者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遵循其惯例并通过一世纪希腊罗马传记所传达的方式进行交流。但同时也很明显，作者试图表达他对耶稣基督本人和基督生平的神学观点。

因此，也许更好的分类是福音书是神学传记。我认为，将福音书甚至使徒行传视为神学传记的含义之一显然是，人们需要问神学意图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它

在历史上讲述了基督的生活，尽管这很重要。但也要认识到，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写一些耶稣所做和所说的一切的历史编年史。

但他们有神学动机。他们试图传达一种神学信息，人们需要尝试通过编辑批评等方式来揭示这一信息。我们讨论了作者如何安排他们的材料和编辑，特别是与其他福音书作者相比。

这揭示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描绘基督的方式的神学意图。显然，尽管仍然认识到这一点在历史中的根源，但在某种程度上，福音书的协调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因为它试图确定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其中记录了基督生平中的事件的福音书作者扎根了。因此，人们必须揭示福音书的神学意图，而且我认为仍然能够重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但除此之外，还要思考我们稍后会看到的段落，除了演讲之外，对我来说，福音书似乎并不是建立在从一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或或或的紧密结合的论证之上。或从句到从句。但更多取决于故事和段落的不同功能。所以我认为尤其是福音书，应该更多地在段落层面上思考。

不同故事的段落如何相互关联？但有时在演讲中，遵循演讲中的逻辑和论证可能更重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也认为与其他福音书相比，我们需要阅读每本福音书，以询问它们对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教导的独特贡献是什么。

正如我在前一点中所说，虽然这些是传记，但它们的写作方式是为了传达作者独特的神学观点。因此，我们需要阅读文本和福音书，并与其他文本和福音书进行比较，以了解和认识作者对基督一生的独特贡献。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视角。

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新约正典中，我们留下了四本福音书。为什么教会没有一本正式的福音和基督的生平？实际上有人试图在一份名为 **Diatessaron** 的文件中做到这一点。

在教会成立的最初几个世纪，一个名叫塔蒂安（**Tatian**）的人试图从约翰福音开始将福音书结合在一起，有趣的是，今天大多数特别是非基督教学者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不可靠的。但他从约翰开始，试图撰写一份基督的生平或一本福音书。有趣的是，这种说法从未流行起来，教会却允许四本不同的福音书存在。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这一点，并询问福音书的四个独特贡献是什么。甚至在我们尝试将它们协调起来并将它们放入一本福音书之前，协调对于理解福音书的完整性和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事件也很重要。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允许不同的福音书允许他们的声音在正典内讲述基督生活方法的多样性。

我认为福音书体裁的另外两个含义我认为与解释更直接相关，首先，当我们阅读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平和言论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给我们详尽的、完整的基督生平，也没有

详尽地记录耶稣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 20 章的最后，他说的实际上恰恰相反。

事实上，他几乎表达了沮丧，因为没有任何文件能够希望记录耶稣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但是，作者从他们掌握的有关基督生平和教义的所有信息中，选择了那些能够从神学角度传达他们试图讲述的关于基督以及耶稣的生平和教义的信息。然后，四本不同的福音书提供了关于基督生平的互补观点。

与此相关的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福音书作者常常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福音书。是的，从基督的诞生到他的早年生活和事工，直到他的死亡和复活，有一个粗略的年表。因此，有一个粗略的时间顺序，有时福音书作者很清楚他们正在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他材料。

但有时福音书作者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按主题或逻辑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材料。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 8 章和第 9 章似乎是耶稣所行的奇迹故事的集合，这些故事可能不是按顺序发生的，也可能不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如果马太本人没有声称这就是它们发生的顺序或它们实际发生的顺序，那么这也是没有困难的。

这正是基督一生中所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反，马太可能有更多的主题兴趣，只是收集故事来证明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这些不同的奇迹中所表现出的强大作为。或者例如，在马可福音第 2 章和第 3 章或马可福音第 2 章和第 3 章的

大部分内容中，我们发现了耶稣和犹太领袖之间的一系列争议故事，这些故事再次表明，马可福音第2章和第3章可能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切都发生在彼此之后。

但也许马克又根据不同的形式更有主题地安排了事情。他收集了许多有争议的故事，并将它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因此，福音书作者有时可能会按主题编写更多的材料，而不是一直按严格的时间顺序排列。

有时他们对所包含的内容非常有选择性。通过比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你可以再次看到这一点，显然每个福音书作者，特别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或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你在马可福音中找不到的材料。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独特的材料，你在彼此身上找不到，因为他们又是有选择性的。

他们并没有向你详尽地讲述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而是有选择性地传达他们的神学观点。这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传记中是合适的。你就是这样写的。

我们也提到过，与解释福音书相关的最后一个原则是要认识到，特别是当涉及到耶稣的讲话，甚至是使徒行传中人物的讲话时，要认识到有时我们发现的和我的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发现的是对该人所说内容的准确而充分的总结，而不是对作者实际所说的一切进行逐字记录。有时，作者至少在希腊语翻译中捕捉到耶稣所说的话的措辞，但其他时候，在一世纪的传记中，不记录作者所说内容的确切措辞而是捕捉本质是完全适当和标准的做法或总结耶稣所说的话。

只要该摘要准确且充分地抓住了作者试图表达的含义和意图，那么它就是完全可以接受和完全适当的。

在当今世界，我们对引文更感兴趣，对逐字记录更感兴趣，我们将结束某人的演讲，甚至是我们从另一个文档中提取的内容，并将其用引号括起来以显示我们没有改变任何措辞，实际上引号不会成为第一世纪语音录音的特征。事实上，您在英文翻译中找到的引号在希腊原文中并不存在，而只是向您表明福音书作者正在记录或报道其他人的演讲。但再次强调，要认识到他们并不是通过逐字逐句地向你讲述一切来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怀疑新约文献，尤其是福音书，会比现在长 50 倍、60 倍、70 倍，甚至更长。例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登山宝训。如果你坐下来阅读山上宝训的英文译本，我猜你可能需要 10、15 分钟才能读完，我们说耶稣只讲了 10 或 15 分钟，这值得怀疑，但可能是他的讲道持续了一段时间。

但只要登山宝训准确、充分地表达和总结了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困难。这在第一世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并被认为是准确和有效的。因此，当我们阅读福音书，特别是叙事福音书时，我们需要牢记它是什么类型的文学，而文学类型是它讲述了它的历史性，它讲述了神学交流的方式以及它的研究内容了解作者的神学意图，并了解他们如何报道基督生平中的事件以及他们如何报道言论。

我们将简要讨论的新约中的下一种文学类型是书信体文学或新约书信。接下来是叙事，但叙事没那么多。有时我想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技术时代，能够如此快速地以非常简短的神秘形式接收短信，甚至电子邮件等 等等，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无法坐下来听一个故事并消化一个冗长的故事。

但在叙述之外，我们最熟悉或与之最相似的新约文学形式可能是书信或书信。在第一世纪，书信和书信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交流方式。事实上任何信息、任何类型的信息、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书信或信件的形式来传达，我不打算区分这两者。

虽然过去常常区分书信和书信，但我不会区分这两者。但实际上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书信来传达。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的沟通方式。

此外，书信常常起到代替作者在场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作者与读者相距一定距离时，书信是弥合这种差距的一种方式。这是仅次于真正在那里的人的最好事情。

其目的是拉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因此，写信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交流方式。有些人在书信中看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沟通方式，一种更具说教性的沟通方式，而不是诗意和隐喻类型的沟通。

然而，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理解，即使在书信中，我们也经常发现语言的比喻用法。我们发现诗意的演讲类型或诗歌的运用。有时你会发现隐喻类型的语言。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整本书视为缺乏艺术性，或者将其视为简单的、字面的交流方式。尽管它比诗歌和其他类型的文学更重要，但它确实以更直接、更平淡的方式进行交流。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警惕整封书信中的艺术性，有时甚至是诗意甚至隐喻的语言使用。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并在讨论书信时通常指出的书信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所谓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书信是针对非常具体的情况和非常具体的场合而写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针对问题、具体问题而写的。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第一世纪教会开始传播、建立并面对世界和其他教义时出现的问题。新约书信是偶然的，因为它们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应而写的。也就是说，这些信件不仅仅是以信件形式表达的抽象神学。

保罗或彼得或任何人不只是坐下来写下他们的想法的神学纲要，然后以信件的形式附上引言和结论。相反，这些书信可以被视为更具田园性或实用性的神学。也就是说，神学针对特定的情况和情况。

也就是说，新约作者并没有记录他们对每个神学主题的所有想法，但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神学，从神学上做出回应。他们的神学是在文本中制定出来的，或者是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问题在文本中呈现的。所以，是的，书信是非常高度神学的，但同样，我们不应该期望找到类似系统神学的东西，而相反，我们应该找到更多的教牧神学。

神学回应教会中非常具体的问题。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尝试重建导致写信的情况，因此，如果您正在处理保罗的一封信，例如加拉太书，您需要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这促成了这封信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你需要了解写这封信的场合。

所以这让我们回到了历史批评。也就是说，了解文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其产生的历史环境。

在信件中确实如此，因为它们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保罗只是没有坐下来决定写一封信。他这样做了，但他坐下来决定写一封信，因为他意识到有一个具体问题促使他写信。

例如，如果你拿起诸如《哥林多前书》之类的文档，你就需要处理一系列的问题或一系列的问题。教会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城面临哪些问题，导致保罗包含了他所做的所有不同信息？当你读完哥林多前书时，你会发现保罗似乎在谈论

一系列的话题。事实上，这本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离开教会，在哥林多建立教会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他离开后，出现了许多问题，第一，保罗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有人向他口头报告了某些问题。但第二，哥林多人自己似乎给保罗写了一封信，孤立了一系列问题。

因此，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信，我们称之为哥林多前书，实际上讨论了他通过口头和哥林多书信所知道的那些问题，并处理了这些问题。困难在于试图重建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保罗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因此，我们有责任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情境，或者说保罗可能处理的具体问题背后的整体情境。

学者们常称这面镜子为“读信”。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信件被视为一面镜子，反映了引发这种情况的情况。换句话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了解情况的唯一途径就是响应本身。

因此，我们试图找到其中的镜像或反映。我们试图从信本身读出这封信背后可能的情况。显然，这种方法确实存在困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真正了解加拉太社区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加拉太书本身。

因此，镜像阅读是一种基于阅读信本身和信中线索的尝试，试图重建保罗书信或其他新约、彼得前书、约翰一书或其他著作背后最有可能的情况。实际上有两个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新约书信，它们也许并不完美，但是我经常发现这两个类比在解释学教科书或保罗书信的讨论中被使用，有时我会在我的课程。其中之一是阅读新约书信可以与阅读别人的邮件进行比较，或者在今天更准确地说，可以将阅读别人的电子邮件进行比较。

因此，如果我可以访问其他人的计算机，并且在屏幕上看到他们的一封电子邮件，我可能会在不理解之前的对话或之前的电子邮件的情况下阅读该电子邮件，不了解他们正在向谁发送电子邮件以及情况如何。引起了通过电子邮件的交流，以及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可能很难阅读该电子邮件。保罗的书信也是如此。我们正在阅读写给其他人的文件，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尽可能清楚地、尽可能完整地恢复产生这一情况的背景。

读者是谁？危机是什么？是什么问题促使保罗坐下来写这封信？这封信是如何回应这些问题的？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类比是听电话交谈的一端。这就像听别人说话，而你所能接触到的只是你正在听的人。您不知道线路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

你不知道他们在跟谁说话。你不知道他们遇到的问题或之前的交流。您不知道导致其中一个打电话给另一个的问题，也不知道导致电话交谈发生的问题。

而且，有趣的是，有时通过听某人讲话，您可以弄清楚另一端可能是谁，他们可能在谈论什么，以及什么问题，甚至对方可能是什么回应道。因此，这两个类比可能有助于理解偶然性，即学者们所说的书信或书信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它们是针对非常特定的场合或非常特定的情况而提出的。

因此，当涉及到信件时，解释过程的主要目标或主要特征之一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重建最有可能导致这封信的情况、场合、问题或问题。。我们已经给出了几个历史重建或历史批评的例子。例如，我们再次查看歌罗西书的书信，首先重新配置歌罗西书是否实际上是在针对特定的错误教导。

那么，如果是的话，这个错误教导的本质是什么？我总结了我的想法，但在某些方面，你如何理解和阅读歌罗西书肯定会受到你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影响。所以，新约文献不仅仅是，不仅仅是作者对各种神学主题的神学反思，或者作者神学信仰的概要，而是相当实用的或田园神学，是对最初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的神学回应。世纪教堂。关于写信，我们将回到并在与作者的关系中简要讨论的另一件事是要认识到，在一世纪的一种常见的写信方式曾经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说是高度流行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amanuenses** 或类似的秘书。

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圣经制作中的人性因素，但大多数第一世纪的作家都会利用抄本的服务。也就是说，很少有人坐下来自己写一封信，但他们经常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口述给抄写员，或者像抄写员一样，然后抄写员会写下他们被告知的说的话。你，你实际上在罗马书的最后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罗马书一章，当你读罗马书时，它听起来确实像保罗写的任何其他书信，但当你读到罗马书 16 章 22 节时，也就是最后，你会看到这一系列的问候，就像你在任何其他书信中看到的那样。保罗的另一封信，这又是一世纪典型的书信。在罗马书16章22节中，你会发现写下这封信的我，德丢，在主里问你们安。因此，德丢很可能是保罗的抄写员，或者说他的抄写员，他会向他口述罗马书。

现在，特蒂乌斯本人在第 22 节中，在这封信中添加了自己的评论，以向读者致意。继续前进，您需要了解的一世纪信件的一个方面是书信结构。也就是说，一世纪的字母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们看这个之前要认识到的一件事是，至少据我所知，保罗的书信之间的差异之一，特别是保罗的书信，甚至是彼得的书信，例如，和，和第一世纪的书信之间的区别是长度。

例如，我们现有的大多数一世纪信件、副本，或者纸莎草纸上的信件，长度都要短得多。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其中一个区别是，它们似乎比典型的一世纪书信长得多。腓利门书的长度可能更接近许多一世纪书信的长度。

然而，一个典型的、典型的书信结构可能包括以下五个要素中的大部分。第一个是介绍或问候，作者在一封信中会通过问候来表明自己和他的读者的身份。所以X到Y，X是作者，信的作者，Y是收件人，然后是问候的表达，新约作者经常将其扩展为不仅是问候，而且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的恩典与平安，或类似的东西。

他们经常会扩展介绍和称呼。通常引言后面跟着感恩节条款、感恩节或部分，作者有时会感谢希腊罗马诸神，例如，感谢收件人的健康，或类似的东西。显然，新约作者，尤其是保罗，你会发现他感谢圣经中的上帝，因为某些事情与读者有关。

介绍或问候，然后是感恩。通常接下来是信件正文，这是写作的主要原因，传达主要内容。至少对于保罗的书信来说，你经常会发现这后面跟着通常所说的“*paranasis*或劝诫部分，即基于体内的主要信息。

这些是关于圣洁生活的命令和劝告，基于神通过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然后你通常会发现这之后是结束的告别，有时还包括对某些人的问候，正如我们在罗马书第 16 章中看到的那样。例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作为一个例子，你会发现它相当严格地遵循这种格式。

例如，以弗所书第 1 章、第 1 章和第 2 章以及第 1 节和第 2 节是引言和问安，其中保罗以典型的格式，正如保罗一样，通常扩展这些元素，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教会，或在以弗所忠心的圣徒，愿恩惠与平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诸如此类。第 1 章、第 3 章到第 23 章对应感恩节。尽管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做了一点点不同的事情，他在以弗所书的开头就包含了一些东西，即祝福，对应于犹太教的巴拉卡（*barakah*）或祝福。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有福的，因为他做了这一切。但这确实融入了保罗的感恩，他确实为读者生活的某些方面感谢上帝。接下来，也许在第 2 章和第 1 节中，有时棘手的是，有时在保罗的一些书信中很难准确地分离出身体的开始位置。

我认为歌罗西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并不清楚保罗何时从感恩融入身体。有时我认为他只是这样做，并不一定有，你知道，一个明确的过渡。但也许《以弗所书》第 2 章和第 1 节，一直到第 3 章和第 21 节，可能是写作的主体和主要原因，他在其中提醒读者，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所拥有的一切以及他们的所是。与耶稣基督的认同。

接下来是paranasis或劝诫部分，即第 4 章第 1 节中的命令和命令，进入第 6 章和第 20 节。620 结束了精神战争部分，这只是第 4 章整个劝诫部分的结论。这封信。最后，以弗所书 6 章 21 至 24 节将是最后的告别，这将遵循一世纪书信的相当标准的结束方式。

因此，如果你阅读保罗的大部分书信，包括彼得的书信，还有雅各书，有时他们似乎缺少我们可能认为的典型希腊罗马书信的某些特征。雅各书信中没有具体的感恩，也不像保罗书信那样先有神学部分，然后是劝勉部分。但您可以将大多数字母视为典型的一世纪希腊罗马字母的模型。

有几件事需要提及，就这可能对解释产生的影响而言，如果您正在解释一节经文，那么记下它在哪里以及它在信中的哪个部分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在我看来，第一重要的是这些元素之一得到扩展。我们不应该感到太惊讶，因为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信中无论在哪里，都以问候或恩典与平安开始。

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太震惊，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当他对此进行扩展时，当我们发现他在典型的书信体公式上进行发展和扩展时，这可能对您想要引起注意的事情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请注意保罗或其他一位作者在哪里采用了第一世纪书信的典型元素并对其进行了扩展。

这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作者所强调的重要内容。另一件事可能是，尤其是保罗的书信，第一世纪书信的某些特征缺失了。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读到加拉太书时，你在阅读这封信时首先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尤其是如果你读过保罗的其他书信，那就是它缺少感恩节。

因此，就在问候、介绍和问候之后，保罗有趣地扩展了这一点。请注意，它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和使徒向您展示这两个元素如何扩展，以及缺失的元素，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五章，请注意第一世纪书信的典型特征是如何得到扩展的。

保罗，一位使徒，不是从人间来的，也不是由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以及所有与我一起到加拉太各教会的弟兄所差来的。现在请注

意保罗作为使徒的身份是如何扩展的，这在他的书信中很典型。他描述说，这不是来自人类或人类，而是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

所以保罗似乎想强调这一点。事实上，当你读到这封信的其余部分时，这似乎是他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这似乎是他的反对者质疑他的使徒权威的事情之一。

现在，在这封信的一开始，他就表明了一个关键特征，一个他将要处理的关键主题，即他的使徒身份不是通过人类，呃，由人类产生的，而是由神圣权威产生的。然后是加拉太的教会，这并不奇怪，但请注意最后一个，给你们恩典与平安，典型的保罗问候语，但请注意它是如何从上帝，我们的父亲和主耶稣基督那里扩展出来的，他为我们奉献了自己。愿荣耀归于天父上帝的旨意，将我们从现今邪恶的世代中拯救出来。阿门。

请注意长长的扩展，我认为这也是这封信的另一个关键特征。呃，保罗想要证明，呃，或者在这一点上，保罗假设他的读者会理解他们，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基督的死从当今邪恶的时代中得到了救赎和拯救。在加拉太书的其余部分，保罗将把旧约律法归入现今邪恶时代的范畴。

并不是说它是坏的或邪恶的，而是律法的颁布是在耶稣基督之前的应验时代和圣灵到来的时候发生的。那么，如果读者已经从当前邪恶的时代中被拯救出来，为什么他们想通过服从这些犹太教徒试图让他们服从的摩西律法来回到那

个时代呢？因此，从一开始，保罗就让读者站在他一边，并预测和论证了一些关键特征，即他的使徒权威不是来自人类，而是来自上帝本人并通过耶稣基督，并且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他的读者已经从当今邪恶的时代中被拯救出来，并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么为什么他们想要回到老年，其特点是，呃，特征之一是服从和统治摩西律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已经在他的论点中占据了上风，并通过他如何扩展典型的问候语，呃，或者我很抱歉，一世纪的典型问候语来预测他的信的重要特征。信。所以我，通过关注如何，呃，某些功能如何扩展可能很重要。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就是关注删除了什么。请注意，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之间，缺少的是典型的感恩节。第六节简单地开始，我很惊讶你这么快就抛弃了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呼召你的那一位。

不需要太多思考就能明白保罗为什么不过感恩节。他很可能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不安。这件事是如此紧急，也许他对读者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如此沮丧和惊讶，以至于他没有太多值得感激的事情。

并不是说他没有什么值得感激的，而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有镜头价值的，他只是跳过了读者可能期待的感恩节，直接跳到了问题的核心。所以，再次强调，通过关注字母的某些特征是如何扩展和发展的，或者当它们扩

展和发展时，甚至它们缺失时，这些都是你想要坐起来并注意的时候。在我们的下一场会议中，我们将更多地讨论一世纪的书信文学，以及这可能如何影响我们阅读书信和解释书信和书信的方式，然后继续讨论第一世纪的最后一种文学类型或流派。新约，即启示录或启示录。